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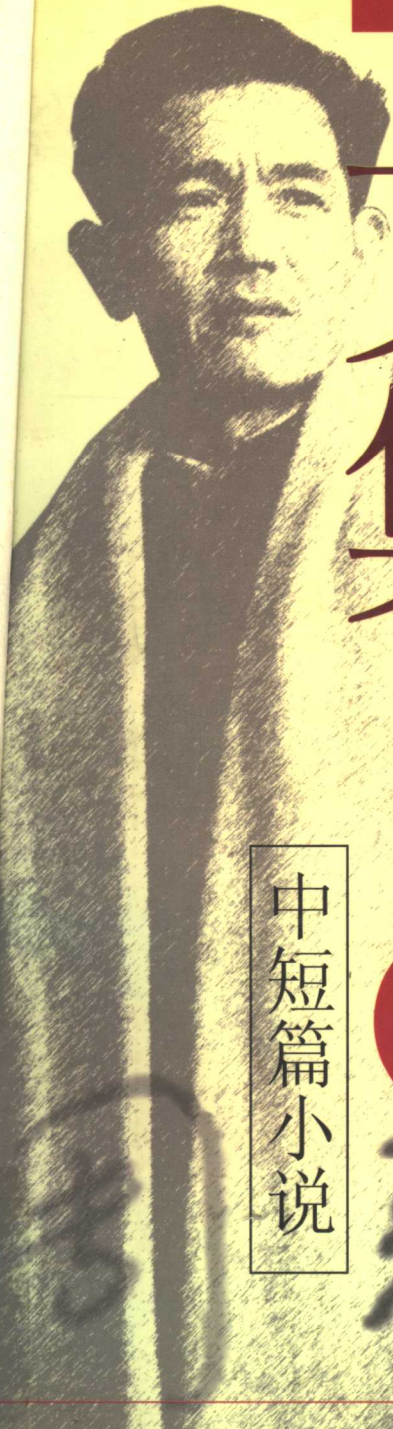
周克芹

文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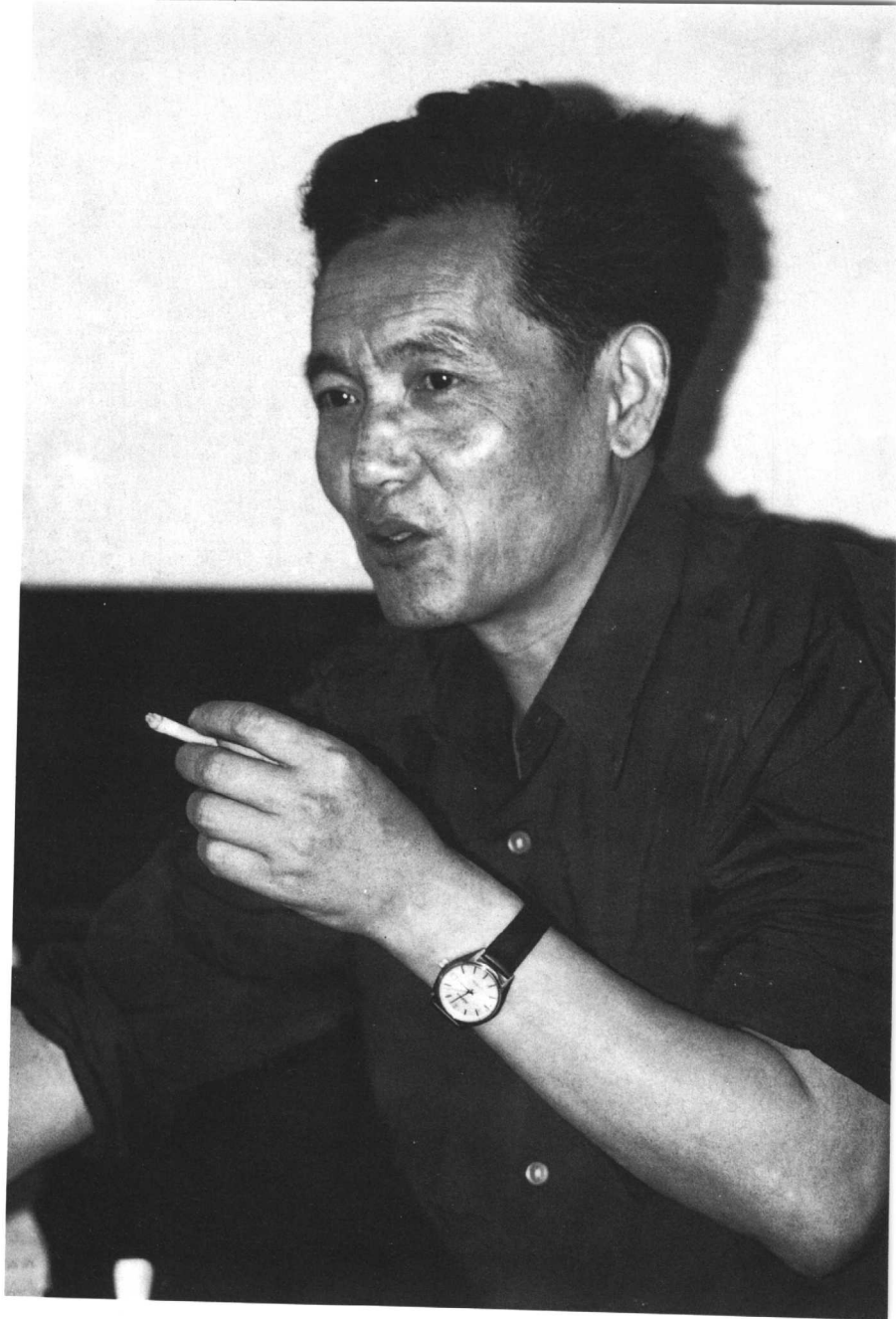
中



中短篇小说



克芹



目次

中卷

中短篇小说

秀云和支书.....	(1)
井台上.....	(22)
早行人.....	(30)
李秀满.....	(40)
石家兄妹.....	(54)
希 望.....	(69)
青春一号.....	(88)
灾 后.....	(103)
两妯娌.....	(117)
勿忘草.....	(128)
落 选.....	(144)
在艰难的日子里.....	(157)
甘家塬的甘大爷.....	(173)
采 采.....	(189)

风为媒·····	(202)
桔香, 桔香·····	(214)
山月不知心里事·····	(305)
钱 行·····	(321)
邱家桥首户·····	(338)
来 来·····	(357)
五月春正浓·····	(384)
晚 霞·····	(420)
断 代·····	(441)
上行车, 下行车·····	(444)
绿肥红瘦·····	(454)
人生一站·····	(475)
难忘今宵·····	(483)
雨中的愉悦·····	(492)
虚 惊·····	(498)
写 意·····	(504)
笔筒的故事·····	(513)

秀云和支书

五月二十一日 晴天

在医院里天天盼望回来。今天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生产队。

娘坚决反对我继续当治虫员。她说：“还去治虫，差点没给毒气毒死！”

我说：“前回我中了‘1605’的毒，那是自己不小心。有了一回经验，以后就能掌握了！”

我们队里面的社员都说：“秀云搞这个工作最合适。要熬药，对药，看仿单，算比例，非得有点文化才行。你是个初中生，满可以的。我们对那些啥子‘666’、‘223’、‘波尔多液’，实在不大弄得醒豁……还是你来！”

我原来就是负责治虫专业组的，现在那些组员们都热情地欢迎我再回治虫组。

可是母亲总拉我后腿。

我得去找支部书记了。早我就知道，罗国全同志现在是我们的党支书了。他原来是党支部委员，又是我们团支部书记。他帮我做的决定是不会错的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我到办公室去找他。刚爬坡，山顶上有人

招呼我：

“秀云，你出院啦？身体全好了吧？”

我抬头一看，山顶上站着两个高大的人：一个正是罗支书；另一个是我们公社的胡书记。我高兴极了，一口气登了上去。

他们都对我微笑着，好像在问我：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我忽然不想向罗支书谈我的问题了。当着胡书记在这儿，我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小事情拿去麻烦他们。

一起走了一段路。我一面无心地看着路旁的棉花地，一面打量着我们的罗书记。我觉得他那样年轻，担了这么重的担子，一定吃不消吧！但他却是那样的镇静，比原来干练得多了。他正默默地用心地听着胡书记对他谈话呢！

一会，罗书记突然对我说：

“秀云，明天你找两个人一起到公社去把我们的农药领回来。……你看这几天棉花蜘蛛好厉害呀！我们正在上肥料，可是它却在危害棉苗！”

我答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转身就走。胡书记叫住我，说：

“你要是身体不好，就可以不去参加治虫吧！”

我说：“我好啦！”便飞也似地跑下山来，心里不停的责备自己：“太没出息啦！既然是组织上需要我去治虫，为什么还考虑个人问题？人家罗国全也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如今人家担着这么大的担子都没有考虑个人问题呀！”

五月二十二日 晴天

农药领回来了，就是一点“223”。公社的胡书记对我们说，这次供应不够，要求大队自己制造土农药。

我回来向组里的治虫员们说了。她们都很着急。玉春说：

“这几天雄火大太阳的。天气越热，棉花蜘蛛越多。自己弄土农药也来不及呀！”

是呵！这几天温度高了。棉苞遭到棉花蜘蛛的危害，绿色的叶片差不多都现出红色来了。……

想到这儿，我好像看见了遍地落花。……我全身都麻了。今年开春以来，社员们日夜苦战，棉苗长得这么好，花蕾这样多，一定能超过大面积亩产二百斤的指标。可是如果花都脱落了，产量不就会落空吗！我还是鼓起勇气，向大家打了气。二十五个人都说：“好，我们抓紧干吧！”可是我心里还正着急呢！得想个办法呀！

五月二十三日 晴天

娘见我这么不听话，很着急，可又没办法。今天天黑时我一回家，她就叫住我：“秀云，快洗澡吧！把毒气洗洗！”

“不啦，我还有事哩！哪有什么毒气！”我一面说，一面把溅了药水的衣裤换下来，就往外走。

“哪儿去？你不看见有客人吗？”

我仔细一看，才看见我那姑妈坐在屋角里，含笑打量我呢！我姑妈是城里做生意的，最难得到我们家来。这次来，不知为了啥事。我也懒得想。招呼了声姑妈，就出去了。

娘在后面喊：“回来！我们有事跟你说哩！……哎，这女子哪像个中学生，简直是野马婆！”

我走出来。玉春在门外等我。我们今天商量好的，由我和玉春两人去请求胡书记再配给一点农药，来解决问题。

到了公社办公室。好清静！只有那个跛子会计在埋头打算盘。他抬头看了一眼，又打算盘了。

“全都出去了，下队去了！”会计说，“农药吗？没有了

……‘1605’还没有买回来！这么大的地面哪有那么多农药！……你们自己想办法！”

我和玉春悻悻地往回走。玉春起初是那么着急得吓人，这时却又失望得惊人了！她哭着，赌气不跟我说话。她跑回家去了。我叫她，她也不答应。哎，真是一个小孩子脾气呵！……我独自站着。其实这时候我和她一样，也有点着急得没法了，有点失望了。当我走到我家门口时，我突然想起，应该把这两天的情况和困难找罗支书谈谈去！他能解决问题的。我没进家门，打直走了。

走了一会，心里想，这时候加班的人都睡了，何必再去麻烦他？他一天到晚是够辛苦的啦！……

就在这时，后面有人叫我：“前头是秀云吗？”

呵！是他，……我忙说：“罗书记，是你吗？”

他赶上来了：“嘿，你为什么还不回去睡？这么晚了。”

我一时答不上话来。

他走近前来，说：“我走你家过，顺便去看看。你娘正在怄你的气哩！……快回去吧。”

我着急地问：“你去看我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唔，当心身体。快回去吧！”

“不，我正说去找你哩！我马上给你汇报吧。”于是我一五一十地对他谈了这两天的事情。

他蹲下身子，渐渐地沉思起来。我站在他身边，靠着一棵柳树。这时候，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着急了，……我望着他的光头、短发桩，从他身上冒出一股子气味，好像带着汗臭。我想，哎，他忙得来连洗衣裳的时间都没有了。我们知道他原来就是自己洗自己的衣裳，还要洗他娘的衣裳。因为他娘是个瞎老太婆，如今进了敬老院……我思想开小差了。我总觉得有了他，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啦，虫一定能够治完啦！……可是他现

在还在沉思，根本没有说出怎么办哩！

“是呀！”他说话了，“前回我们搞的土农药效果是不大。其他地方搞的效果确是很好的！这个问题，我们努力不够。”

我惭愧起来了。以前造土农药，我也是个组长，效果不大，该我负责呵！

他又说：“我们马上想办法！好不好？一定要很快把害虫按下去！”

我说：“对！”

他站起来，眉头紧锁，眼睛望着远处。

我心里说：“好多的重大事情要他考虑呵！一千多亩土地的生产，一千多社员的生活……我就是治点虫，都还要来麻烦他……”

他说：“这样，你回去吧，让我想想，找人研究一下。明天一早，我到你们治虫组来！”

我说：“好吧！”

我该走了吧？……是的，该走了。我走了几步，又回头看。这时候，凉风吹着有点冷了。我见他正在扣着汗衣的纽扣，我说：

“罗书记，你那件衣裳换得了！”

他微微一惊：“哦……是的。”我看出来，我太冒失了。我这句话使他不好意思起来。衣裳汗臭了，并不是因为他懒，是他没有时间啦！这样好的干部，难道还能说他“不讲卫生”吗？不能！

我说：“不过也没关系。你忙啦，明天换下来，我给你洗吧！”

我一下子脸上发烧了，忙补一句：“我们二十多个人啦，都是会洗衣服的！”

他笑了笑：“不啦！今晚上我就洗！……你快回去吧！你

娘要是骂你，你可别和她顶嘴。她对我说，你的脾气太犟了！”

我跨进我的房间。姑妈已在我床上睡着了，睡得正香，我不好动她。我真不愿跟这个胖姑妈一床睡。我刚把日记本拿出来，打算记一点什么。因为这阵我好像有很多感想。就在这时，娘叫我了：“秀云，你回来啦？”接着我听见她下床的声音。哎，她又要唠叨个没完了。我慌张地把火吹熄。她又问：“秀云，你回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回来！”我脱口而出，自己忍不住笑。

“呵，鬼丫头，这不是你的声音吗？”娘高兴地笑着，在我屋里摸了一阵，才抓住我的手，把我引到她屋里去了。

“秀云，你总是这么不懂事，这样大年龄了！”娘一面拨灯，一面说：“你姑妈说，你越长越乖俏了！”

我说：“这跟她有什么相干！”

娘瞪了我一眼，忍了忍气，又轻声说：“你姑妈去年就说起。可那时候我没敢告诉你，怕你不懂得那些事情……如今，人家已经说定了。前回来看人，你又进医院去了。今天她又来，是引你进城去的……那男家姓刘。那小伙子我也见过，是你姑妈家的侄子，才二十一岁，是高中生，人生得眉目清秀，像个读书人。他是回家养病的，不久又要回学堂去啦！刘家的老人打算这时候把亲事办了，……”

我忍不住笑了，说：“娘，别说了。我晓得了。”

“你同意啦？我早就说嘛，你会喜欢的。”

“不，我不同意。我点都不喜欢！”

“呀！看你说得多容易，开口一个不同意，闭口一个不喜欢。你大姐、二姐出嫁，我可从来没问过她们同不同意，喜不喜欢。”

“那是解放前嘛！”

“嗨！真是把你惯适了！……我低声下气来问你，你以为

你就了不起了吗?! 嗨，嗨……我上气的啦! ……”

听说娘“上气”了，我忙说：“气什么! 娘，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。”

我笑着，把她按倒在床上，给盖上被子，就跑了出来；又把房门给她反扣起来。

她在骂，我却一口气跑出大门。我心里这时才跳起来。

天上有无数星星，月亮已落土了。

我心里跳得厉害。不是高兴，也不是痛苦。

在那些小说或电影上，那些姑娘在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面前，眼看要落入一个不幸的归宿时，她们很痛苦。因为她们有着自己心爱的人，……不，我一点都不晓得什么是痛苦。我知道我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。我是个共青团员啦! 难道共青团员能让老婆婆们牵着鼻子走吗? 那才是笑话哩!

我坐在石头上，像小时候有个问题弄不清时叫星星回答一样，我望着漫天的星斗。可是心里怦怦地越跳越厉害了。我使劲地咬着指头。叫我离开这可爱的农村，嫁到城里去，我是一万个不同意的! 那件事简直是跟一个远古的故事一样。

这时候，我才明白了是什么使我心跳。娘的一席话提醒了我一事情——一件自己过去从来没考虑过的事情。谢谢她老人家，现在得由我自己来考虑考虑啦!

日记写完，天亮了。

五月二十四日 晴天

早晨，我们一面等着罗书记来指示，一面下地了。照规矩，早晨露水大，是不能下地喷药的。一队长就拿这话来阻止我们，还做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我和玉春她们商量了一阵，大家都同意：任务紧，管不了那么多的规矩。

露水确实很大，棉株齐腰深，所以我们下半身全给浸湿了。但大家都很高兴，只有幺表嫂一个人埋怨。她身材特别矮，在棉株里钻来钻去，最后终于把喷雾器抛在地上，不管了。

这时候我才发现，喷上去“223”水溶液差不多全都顺着叶子上的露水流掉了。我呆呆地看着。其余的人也都站住了。刘二嫂惋惜地说：“多可惜呀！药水全浪费了！”

人们都盯着我。我想自己真太冒失了。玉春说：“秀云，叫停止吧！”

“好！”我说，“大家停止，等会再打。”

一队长走来了，带着得意的笑容说：“咋样？我说打不得，你们这群年轻人不听说！嘿嘿，秀云，以后再骂我老保守吧？看来还是我们这些老保守对哩！”

我心里承认，自己太不虚心了，太不尊重别人的经验。但我就是看不惯一队长那副自满得意的神气。

我们吃罢午饭，全都坐在保管室前休息。张会计跑来了。他是个近视眼，又没戴眼镜，他找了一阵，才到我面前，递给我一张《四川日报》。他说：“罗书记天没亮就走了。公社来电话，叫他开会去。他给了这张旧报纸，叫我送来。可我一忙，就忘记了！……”

我打开报纸一看，一下就明白了。这篇文章去年就看过。

人们围过来，我说：“同志们，这一下好了，毛主席去年到四川的郫县红光社时发现的并且推广的打破碗花花，可以治棉虫，在这报上全都介绍出来啦！……”

“打破碗花花，什么样子？没听说过这名字呀！”

“嗨，那是郫县的花，我们这儿哪有这种花呀？……”

一连串的怀疑飞来了。这时，张会计才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便条来，递给我说：“嗨，我又忘啦，罗书记有张条子！”我

一看，便条上写着：“秀云同志：仔细读这篇文章，并交大家讨论。特别要注意，文章里说，野棉花就是打破碗花花的一种。野棉花在我们这里遍山都是，开的红花……”

这一下子，大问题解决了！

晚上，我们大家讨论了很久。决定分出人来，马上行动，采集野棉花，熬煮后用滤液来治虫。此外，大家还提出采些五朵云草拌合着。

深夜我回家来，换衣服时，那张便条落下来。我仔细地看着那两行字，心里说不出的钦佩。罗国全同志，你真行！三年前你还是个文盲，那时我这个扫盲教师曾捉着你的手写单字。如今呢，你这一手字比我还写得好呵！……

五月二十六日 晴天

这两天，罗书记常在我们这儿，和我们一起，熬药，打药。大家干得特别欢，我也比往常更有劲。

罗书记说，全公社展开了棉田管理的大评比。这更加激起了大家的热情。

上午休息的时候，玉春靠在我肩膀上说：

“秀云，我觉得有点脑壳晕，周身都没力。”

我说：“是不是农药中毒了！”

这一下子把大家都惊动了。

罗书记说：“你们往天收工后都换了衣裳洗了手脚吗？”

有的人说洗了，有的说忘记了洗。玉春说：

“没啥，别大惊小怪的，二天我不说了。”

下午，罗书记走了。张会计给我们送来二十六块肥皂。玉春说：“呵呀！太讲究了！”

我说：“还是罗书记关心我们的身体呵！”

张会计开玩笑地说：“一定是罗书记发现你们太不讲卫生了，才叫我买了肥皂来给你们！”

玉春马上接了过去说：“别说啦！我们女子家倒挺讲卫生咧，男子家才不讲卫生。罗支书身上的衣裳都汗臭了！”

大家笑起来。刘二嫂说：“羞不羞，女娃子家家的——你怎么晓得罗书记的衣裳汗臭了？你闻到了吗？看你说得出来哟！”

玉春跑去打刘二嫂，同时分辩着说：

“你乱说人家，……是秀云姐对我说的呀！”

大家又对着我大笑起来。张会计打趣地说：“秀云，你？”

我的脸早就在发烧了，可这时却不烧了。我认真地说：“当然啦！我站在他身边闻着的。”

张会计说：“哦，那是他呀！我这个男子家可不汗臭呀！”

我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，你是会计先生，成天坐在办公室，三伏天也不流汗嘛。”

张会计红了脸。他说：“说不过你们。你们的特点就是叽叽喳喳。”说着，他跑开了。

大家哈哈大笑起来。我们的笑声引起了对面地里的社员们也大笑起来。

我们劳动得多欢乐呀！大家在畅怀欢笑，我也在笑。同时我还在想：生活多么美好呀！

六月一日 晴

今天天黑时，一百多个民小学生，由老师领着，背了许多打破碗花花和五朵云，给我们送来。

我问王老师：“今天是儿童节，你们的学生也不放假？”

王老师兴奋地说：“是放假呀！今天上午学校开庆祝会，我们请了罗书记来作报告。他在报告中号召同学们大力支持农

业生产，做个能文能武的少年。大家兴奋极了，对罗书记保证，党支部要我们做啥，我们就坚决做啥。罗书记说目前棉花生产上的关键是治虫，需要很多的土农药。他这一说，下午学生们就都集中起来，扯土农药去了。”

现在农药也多了，可是怎样提高每天喷药的面积呢？面积这么大，害虫逐渐猖狂，现在我们一遍都还没有喷完，而要求是反复三遍，才能把目前红蜘蛛为害的高峰压下去。看来，完不成任务了。有什么法呢？……还是要求给我们增加人吧！对，等罗书记回来，就提出。……今天他又到区里面学习去了！

六月四日 晴天

糟糕！第一次评比结果：我们大队的追肥面积还算占了全耕区第二位，质量是第一位；可是治虫工作却占了倒数第二位！因此受了批评，这够多糟！

罗书记默默地沉思着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虽然不是责备，可是我实在惭愧呀！

我和两个队长一路往回走时，第一队队长又在不住地抱怨我，说我什么都不懂，又没经验，又没干劲。……说我们治虫组影响了生产，影响了集体荣誉。还说：“将来上面理麻起来，你要负完全责任。那时可别怪我们没有提醒你。”

我心里很难过。我故意走慢些，等着罗书记赶上来，好向他提出增加劳力突击治虫的事。可是他一直没来——支部书记们还留着在开会。

回家来，我饭也不想吃。娘唠叨了几句，我可没有精神理她的。

六月五日 雨

昨晚一场雨，下到今天中午。下雨，又不能下地喷药，真急死人了。中午，罗书记来了。

他看见我和大家都有些丧气的样子，他这个不多言不多语的人却大量说起笑话来。逗得大家活跃起来后，他说：“落后一点，可以赶上的。六月十号还有个总评比。我们从现在起，加把力，做出成绩来迎接党的生日，不是更光荣吗！”

玉春一下子高兴起来：“对，我们从落后一下子变成先进，那不是更光荣吗？并且又是迎接党的生日！”

大家讨论起来了，提了很多问题和建议。最后，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工作进度怎样提高。我说：“增加治虫组的劳动力，再调二十个人来！”

罗书记考虑了一下，说：“人恐怕调不过来，哪儿都很紧张。我们大家这样来考虑一下：如果不增加劳动力，还有其他办法吗？”

玉春说：“我们本来想大家辛苦一点，加早班、午班来打药。可是……”

罗书记问：“怎样？”

我愁闷地说：“不行呀！我们试验过，失败了，早晨叶子上露水太多，农药喷上去，溶在露水里，降低了原来的浓度，失掉了杀虫效能。并且，它还要顺着叶脉流到地下去，全浪费了。”

罗书记深思起来。

刘二嫂说了：“还有哩！中午饭前后三四个钟点也不能下地。不是我们躲懒是规矩不让我们下地！因为……那规定是……哎，秀云，你说说看！”

我说：“是这样，中午温度高，蒸发大，药水喷上叶面，水分很快就跑掉了。那药的劲头又大，引起叶片细胞的反渗透，很快棉株就萎蔫下去。要恢复，可就不行了！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我说不下去了。

罗书记问：“这些都是……”

玉春接着答道：“这都是书上说的！”她看我一眼。我忙低下头。

罗书记蹲在地上，划着土，一时又抓起一把泥土捏一捏。他说：“书上是这样说的？对，还说下文没有呢？”

我呆了，半晌才说：“下文？……可没有说了。”

他说：“唔，……我又看不懂书。可你们看得懂书的，就该对一个问题看个全面，不能挠起半截就开跑呀！”

这时候我真是说不出的羞愧！

大家都把眼睛望着我。我恨不得钻进土里去。

突然，罗书记一下子活跃起来了。他有力地说：“同志们，说不定那个下文，书上根本没说！我们不去管它。可是我们治虫，总不能等人家把书出出来后再治呀！……我们在生产当中，实际当中，来补写那本书的下文。对吗？不是用笔写，是用大家的脑筋、双手和喷雾器！”

大家都振奋起来，同时又都陷入了沉思，都在想：“用什么办法呢？”

对面山顶上有人在大声地叫他了。

他临走时，还对我看了一眼。这是对我特别希望和嘱托的眼光，好像在说：“你特别要好好开动脑筋。这是重大问题呀！……”

晚上，我回来，把我仅有的几本讲解“作物病虫害防治”的书籍读了一遍，可是什么答案都没有。

今晚怎么睡得着呢！……党对我的嘱托，群众对我的希